

世相百态

# 意外收获

■周建文

退休后蜗居家中,清茶一杯,思绪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,专心致志笔耕,按部就班过着规律的生活,悠哉游哉,自得其乐。

那天,曾患难与共的插队知青来电邀我旅游,不加思索婉言谢绝,但禁不住一番劝说,盛情难却,转而应允。

首次进入虹桥火车站,随拥挤人流乘电梯到达二楼,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人头攒动,一时没了方向。取出火车票,清清楚楚印着:检票7AB。问了身边的小伙子,答谢后朝着手指的方向走去。环顾左右,两侧墙上分别标注30A、29A……与30B、29B……依次递减,非A即B,寻寻觅觅走了一大圈,依然未见AB字样,一筹莫展。此刻正应了那句歇后语:乡巴佬进城——东张西望,劳而无功。

恰遇一清洁工,询问后朝着指点方向继续前行。到达7号检票入口,一排排座椅上坐满了候车的乘客。左顾右盼,依然一侧墙面写着A,另一侧为B,至始至终未见AB字样,大惑不解。询问车站工作人员得知:只要是7号检票口,无论从A口还是B口均可进入。闻言茅塞顿开,不禁哑然失笑,都是常年累月做宅男所致,不见世面,偶尔外出旅游竟出此洋相,令吾汗颜。

不过尴尬中长了见识,也算是一份意外收获,还暗自思忖,若车票上的标注能更直白些,定可使我辈蝉不知雪之人,免除出门乘车惴惴不安之烦恼。

顾盼之间,同行知青来到身边,双手紧握,此刻我已非孤身一人,这才彻底安心落意了。

短暂三天游程稍纵即逝,游山玩水情景已成过往云烟,但那晚在宾馆与几位朋友酣畅淋漓的聊天,仿佛又回到了半个世纪前难忘的知青岁月。大家七嘴八舌,你一言我一语,回顾着当年在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林林总总。

我插队几年后经生产队领导推荐上学深造,较早离开了与我风雨同舟的知青,之后发生的许多事闻所未闻。心无旁骛听着大伙侃侃而谈,直至凌晨仍意犹未尽,一幕幕时不时在脑海中蝉联往复。

想当年面朝黄土背朝天,披星戴月春耕、播种、除草、施肥、收割;脱粒打场、储运;试种水稻,打秧草;制作土砖,盖房屋。

生产队地处国防边境,知青也是武装民兵,深更半夜站岗放哨,紧急集合哨音时常响起,肩背长枪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。

作为生产队派遣在外的农民工时,知青夏天在莽莽森林里自制炸药,手持钢钎铁锤打炮眼,爆破树墩开山劈路,用镐、铁锹修筑起运输木材专用线;在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寒冬腊月,上山打柃子、伐木、赶套子、归楞等,在艰苦卓绝的岁月中,度过了我们的青春年华。

知青在艰苦的劳动中茁壮成长。有担任中小学教师;有抽调到粮库、发电厂、林场工作;还有在公社各部门担任领导;更有知青从哈医大毕业后,要求重返原插队的乡村医院工作,逐渐成长为公社卫生院院长,为当地医疗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,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,一干就是几十年,直至退休才回到上海……

那晚尘封已久的往事打开,那人那事又被重新拾起。眉飞色舞、口若悬河,聚精会神,津津有味,眼前呈现出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。

好事多悛,俯拾仰取,不虚此行,乃本次旅游之最大意外收获。

岁月悠悠

# 隔锅饭香

■周彭庚文

家住四面来香之地:南面,隔着国和路,是一所学校的食堂;东西两边距离不远,是两家规模不算很大的饭店;北面呢,是敬老院饭堂。“任尔东西南北风”,总是“五味调和百味飘”。邻居中也有不少烹饪高手,小锅小灶的香气虽不及饭店食堂那样波澜汹涌,却也似涓涓细流沁人鼻腔。

对不请自来的香气最敏感的是已近九旬的丈母娘。她总喜欢站在阳台上,打开窗户,尽情地吮吸一波一波的香气,好像跟这些香味阔别已久,要报复性地统统都吸进去,以慰藉口舌和肠胃。有时还似喃喃自语,又似提醒我们:“这是韭菜炒鸡蛋的香味,清爽!”“这是红烧肉的香味,浓郁!”“这是煎带鱼的香味,浓烈!”其实,这些菜,最近都吃过,有的甚至前一天刚吃。但

她就是念叨,渴盼,神往,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“隔锅饭香”吧。

曾从一本书上看到过,说小孩子有“隔锅饭香”的习性。确实,记得儿子三四岁时,还住在“两万户”,5户人家共用一个厨房。自家的饭菜,要又骗又哄,硬塞到口中,才会不情愿地咽下去,而对邻家的饭菜,却特别感兴趣,用手抓起一把,塞进嘴里,边吞边笑,很是得意。“隔锅饭香”暗含的意思就是“好吃”。用来形容小孩子,是褒扬他们天真活泼。小孩子是因为好奇而“好吃”,那老年人为什么也会“隔锅饭香”呢?

近来,曾经满口无坚不摧的牙齿,陆续或离位下岗,或松动怠工,或陡变娇弱,畏冷惧热,怕酸忌甜,更不敢攻攻坚硬;牙龈也一阵肿胀,一阵瘪缩,不时酸胀,疼痛难忍。面对美味佳肴,口水滋润口腔,却不敢放肆咀嚼,勉强忍痛而食,也是囫囵吞枣,食而不知其味。即便镇了痛,补了缺,装了牙,但阴影总会存在,无味之感也会一直延续。

昔时,身强力壮,吃嘛嘛香,却

是粗菜淡饭填肚皮,如今,“家富民强”了,谁知又“三高”了,肥胖了,又要“管住嘴”了,少油少盐,清淡饮食。油少则清,清则寡味;盐少则淡,淡则无味,缺了肥、糯、酥、脆、甜、咸、酸、辣,虽营养,也难吊胃口,引食欲,能不“思江南”?

而浓油赤酱的诱惑又总是那么强烈,闻香而嗅嗅鼻子,咂咂嘴巴,咽咽口水,说说感受,忆忆曾吃过的美味,示意向往着的佳肴,也就无可厚非了。这番折腾思量,我悟出老年人“隔锅饭香”的缘由了:现今难觅“沧海水”,难望“巫山云”,思思想想也是精神上的慰藉——聊补无米之炊。

丈母娘的“隔锅饭香”,联想到她曾给我们讲述的一些往事,或许原因又多一些。

丈母娘原住如皋乡下,来到上海后,做过保姆。烧过不知多少“红枣莲子银耳羹”,但见其形,闻其香,就是没能尝其味——每到加糖、尝味的关键程序,主家总是亲自操作。

后来进了纱厂,三班倒的生活,让人胃口大开,厂门口的大饼油

条,香气四溢,虽饥肠辘辘,但她总是赶回家,咸菜萝卜干过泡饭。

她也曾听姐妹们讲过“响油鳝丝”“草头圈子”等菜名,就是不知是何物。直到多年后,才吃到了。“不就是大肠、长鱼丝嘛。”丈母娘说着笑了,“干嘛要起个怪名唬弄人呢,害我想了那么多年。”

“八宝鸭”,也曾让丈母娘记挂了很久,邻居做了一次,给每家送了一碟,但不待丈母娘看清楚,就被5岁的外孙送进了肚子。

“钱包的厚薄,时刻提醒我买多点少点,好点差点。”这是丈母娘买菜的心得,倒很符合“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”的政治经济学原理。在上了点年纪的人中,流行这么一句话:能吃时没条件,有条件了不能吃。这确是一句实话,既流露了不少人的心酸和无奈,也是对生活水平变化的概括。

有人戏谑,人越老越好吃,看见别人家的饭菜就流口水。此话不实,你看见哪个老人,在饭桌上狼吞虎咽的?哪个不是挟上一筷菜,牙齿慢慢磨,徐徐咽下喉,文雅得很呢。



无题 琼花玉白杜鹃红,柚子花开播香风。最美丽人间四月天,百花争艳道不同。■李国富

生活故事

# 近邻

■钱水根文

不是果蔬,就是海鲜,隔三差五,常得到谭老师家馈赠,怪不好意思。我家寒碜,拿不出像样的。人在澳洲,学些种植,幸得谭老师谭太太传授,今年丝瓜长得不错,采摘时,挑了三四根像样的,乘做晚饭当口,送谭老师家。

我们两家紧邻,谭老师家紧贴“干”字路第二“横”与“竖”交接处,车来人往,川流不息。

谭老师家刚翻建完,崭新幢楼,大门、二门、边门、车库门,朝向路口,堂堂正正,好生气派。

丝瓜事,几天前与谭老师说过,走在路上,心想,如谭老师没在家,就仿效快递,放在门边。

二门半开着,看来谭老师在家,我轻敲两下,没人应答;再敲两下,仍未应答;看着门上的视镜、字母、数字,我思索着,此门不简单,人脸识别,密码输入,指纹核

对,样样齐全,我不敢冒然按键行

事,轻点一个数字,随即响起一阵悦耳的乐曲声,等屋里人应答,但仍不见动静。乐曲声挺响的,不会听不见吧。

我站立门口,打量着屋内,宽敞的餐厅正对着门,一张大餐桌,桌后,炉灶锃亮,清一色的不锈钢厨具;门右边,一部楼梯,通向楼上……我在大门右边,又按响了门铃,一阵响亮的乐曲过后,仍然没人应答。此时,我闪过一个念头,谭老师家没人,门为何开着?

我回家拿手机,联上谭老师,招呼后问:“谭老师,您在哪里?”谭老师答:“一家人在外旅游。”他家四人,夫妇俩和儿子儿媳常举家出游。

哇!家里果真没人,却忘了关门了,已经3天了。我说,谭老师你们没在家,门怎么开着?谭老师急忙问,哪扇门?我说靠左边的门!语音不太清楚,谭老师让我传图片给他。我赶紧发去图片。

“我没信号了。”谭老师留言,语音交替着。渐渐地,我清楚了,谭老师一家已在回程的飞机上,手机讯号时断时续。谭老师让我把门关上,但锁舌翘着,怎么也掀不进。我按谭老师指令,拨弄了好一会,仍未

掀进锁舌。谭老师指示,按门后字母、数字,返回开启状态。可是,锁太新颖,一时半会,我哪能学会?

已经傍晚了,天暗下来了,毕竟“干”字路口,行人、车辆仍不少,我拨弄着半开着的门,不知情者以为我有图谋不轨之嫌?

但我想,邻里乡亲,我不把门关上,不能离开!此时,我如一走了之,于情于理,都说不过去。既然谭老师家没人,我守也得守在门口!

我叫了儿子,让他想办法把门关上,儿子边走边说,人脸识别,没有密码,他也没办法关门。

我说,你试试看!

到了谭老师家,儿子在门后拨弄了一会,锁舌缩进了!我说,有戏了,可以关上了!但怕门关上后,不知如何开,儿子反锁屋内,就让他先出来,再关门!门关上后,我又推了几下,看看关严实了,才与儿子回家!

门虽关上了,但我的心,却没有放下。新翻建的房子,不说豪宅,单就房型、气派、装饰,在这“干”形三条路上,真找不出第二家,走过路过的人,免不了行注目礼。可就是这“弹眼落睛”的屋宇,三天来,门一直开着,这家里不知怎么样

了?也只有等谭老师和家人回家查验后,才见分晓!我深责自己,为何不早点过来?如谭老师和家人刚外出时,我就过来,那该多好,不就没有这份担忧了吗?

晚饭后,一应事物收拾停当,我借倒垃圾,折返谭老师家,看到屋内亮着灯,知谭老师一家已经回来了,已经很晚了,不便打扰,祈盼谭老师家,安然无恙!

次日上午9时许,我正在打理后院,老伴叫我,说谭老师谭太太来了!我返回屋内,急于想知道谭老师家情况。谭老师感谢帮助关门。我说应该的,但不知家里有什么异样?谭太太说,回到家就查看了,倒没发现什么异样。我松了一口气,说真是大幸!谭老师说,我们这块区域治安还是不错的,多年来,倒没听说过失窃,但也不能大意!我说,是的!

却见,水斗旁,好长两段20公分宽的带鱼,闪着银光,谭太太说,尝尝鲜!

文苑投稿邮箱: zfk@yptimes.cn, 欢迎投稿